

看藤,就去西华。

西华镇北有山,名曰清源。清白的清,源头的源,清明白白的源头,听上去就与水走得很近。

果见一线清溪,冒突于石隙,徜徉于林间,像手指滑过黑白琴键,叮叮咚咚,欲听还无,煦风一样吹拂人心。

藤,就长在这样一座名叫清源的山上。

清源山上的藤,实在难以形容。至少,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对她最贴切的描述。说她多,当然是多!前后左右,目之所及,无处不藤;说她奇,确实是奇!千姿百态,诡异万端,无以复加!以至下得山来,脑海里的神经回路,因了一路藤藤蔓蔓的叠印,竟幻化出一张又一张清源山气息涌动的藤网,在眼前旋转,漫漶,直至天边。

所谓藤之世界,藤之天堂,约略如此。

清源山是座石山。一块块巨大或细小的石头,仿佛被谁的一双神力之手,参差叠掇起来。有土的地方,似乎扒拉几下,也就土尽石出。其实不用扒拉,土下的石头,有的早已是弓肩耸背,藏头露尾,呼之欲出。裸露的石,皴裂,墨黑,卧伏,色泽与老藤无异。惟有半山腰豁然清源洞里,石壁及石穹,褐黄,圆润,还原着石头初始的颜色。狭长幽深的水痕,凹印在洞壁的摩崖上,以创世的符号,诠释着这座山和曾经前世的海。

清源山有树。黄栗,柴栎,朴树,枫香,楝树,桦树。“不能碰!”带路的林业站老朱突然预警,众人一惊,倏然止步,漠然四顾。“这是漆树,有毒,沾到身上,奇痒,溃烂,弄不好还会致命。”众人再又陡然变色。“不过也不用担心,看那边,是八树,专治漆树的。那翅膀一样的叶子,煮水,洗一洗,漆树的毒就熄火了。”老朱紧走几步,捋下一把叶子,递到众人鼻下,

球友小陈养的那只宠物狗,有个挺洋气的名字:阿瑞。只要听见小陈召唤,它就会很快冒出来,摇头摆尾,上蹿下跳。不过我从来不喊那名字,我一见它,就故意撵上去,凶巴巴地朝它大喝——小狗崽子!惹得它夹着尾巴朝我龇牙,喉咙里忽然有声。

我叫它狗崽子并非没理,因为它身材实在是小。我认识它三四年了,它一直和刚出生个把月的土狗差不多,外表上一看,就是小家伙。但是,狗也不可貌相,它的身价可了不得。据说它的血统非常高贵,老祖宗竟然出自遥远的欧罗巴。我觉得这不是吹的,你瞧它那黄灿灿的皮毛,蓝莹莹的眼睛,还有那一见人就喜欢耸肩的架势,确实像欧洲人,我在电视上看过许多踢球的、唱歌的欧洲人都那样。

最绝的是,它那长长的黄发下面,

有一张狐狸样的嘴脸。它经常坐在门口用这张脸面对过往行人,明明是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塑,可熟人看了觉得它很和蔼,陌生人看了却觉得凶恶,于是很



◆边走边看

清源老藤

罗光成



草原散曲 李昊天 摄

问像不像翅膀。众人松下心来,细辨,像,像,耶,真得像翅膀吧。

不过,石也好,树也好,在这清源山,好像都算不得主角。吸人眼球、令人惊叹的,是藤,是藤,还是藤!石与树,仿佛都是因藤而在,为藤而生,都是自愿为藤充当的道具与背景。藤在地上匍匐,在树上缠绕;扎进石头内部,或者把石头揽在怀里;与树相依相偎,或与树合而为一;挽起树的臂膀,或蹭蹭几下盘舞在树的头顶……藤想怎么样,就怎么样;藤想摆什么造型,就摆什么造型。这是藤自己的地盘!在自己的地盘上,为什么不活得自由些,活得洒脱些,活得恣意些,活得狂放些,活得真实些,活得有意义些,藤的心里,肯定这么想。这么想着的藤,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自己的心性。心性为王,藤就是自己的王!

这根藤,状如马尾,绕着身边这

棵树,一圈一圈,一匝一匝,情深意浓,心无旁骛。树的枝杈临风伸展,藤的叶蔓仰笑云天,日子,就这样你我厮守,地老天荒。它们也许从小就相识,就像李白《长干行》里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千里,两小嫌无猜”,后来又立下过盟誓,“十五始展眉,愿同尘与灰。常存抱柱信,岂上望夫台。”也许就是一见钟情,后来又更是相见恨晚。

那根藤,径如盘盘,一环一环,紧扣树身,直把自己长进了树里。顺着地上的藤,我们寻觅她的来路。经过一棵树,又一棵树,在远看疑似老树匍匐伏的岩石下,终于找到了这根藤原生的家。从这里,到她心中的那棵树,相距何止百余米!她为什么不就近选一棵身旁的树?是因为身旁的这些树都不曾打动她的心,都不能给她有力的依靠,都没有给她梦想的回

应吗?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,舍近求远,历经曲折,冒着不可预知的风险,果断绕过一棵又一棵近在眼前的树,义无反顾进行一场诗意的约会,携手的奔赴,精神的和生命的马拉松?她与她的那棵树,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季节、什么样的时光,通过什么样的方式,完成了眼神的交换与灵魂的碰撞?彼此达成“我要去找你!”“你来,我等你一万年!”的生死契约?!

树也许回答了,藤也许回答了,但人不懂树的语言,不解藤的风情,我们,也就什么也没听见。

其实,万物皆有灵,万物皆想通。人类从万物中胜出,实现对这个星球的主宰,在宇宙的视角下,大约也不过是造物主的手指一次无意的点拨,机遇对人类的一次偶然的眷顾。有缘千里来相会,士为知己者用,女为悦己者容——谁又能说,这只是人类独有的渊藪,而不是万物共通的法则呢?人类的认知,已初步推断,所有的存在,都来自开始的那个奇点的大爆炸。若果如此,那奇点蕴藏的密钥法则,一定也都在那声大爆炸中,化入了所有的存在。

从这个角度,人与树,人与藤,人与万物,其实,是多么地相同相通啊!

有人唱起了歌谣——

山中只见藤啊缠树
世上那有树啊缠藤
青藤若是不啊缠树
枉过一春又啊一春
连就连哎
你我结交定百年
……

此刻,没有什么比这支歌更能抵达心境,更适合向清源山的藤与树致敬了。众人驻足,任心灵的鸟儿,衔着音符,穿过清源山上每一棵树,每一根藤,把清源山藤与树的美丽传说,分享给山外的世界,转述给大海星辰。

虽然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,同时也演绎了一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,但对阿瑞来说,这不算什么,没过一会,这小小的狗崽就导演了一场惊天大戏。

我们观鸟的升金湖,正在枯水期,平常烟波浩渺的水面,如今是一望无际的湖滩,湖滩上,枯萎的湖草遍地,一群群大大小小的水牛在那里悠闲地啃草。我们一行带着阿瑞从岸边进入了湖滩,走着走着,接近了一群牛,三头小牛,五六头大牛。牛们看见我们,一个个都把头转了过来,眼睛全部朝向我们,木讷地看着。

就在这时,阿瑞像一颗发射的红色炮弹,拖着尾巴,嗷嗷怪叫着冲上前去。小牛哪里见过这种怪物,呼哧一声,一掉头就开了蹄子。小牛们的惊慌失措,让老牛们也吓坏了,纷纷扬起四蹄奋勇向前。一时间,老牛小牛你追我赶,喘气声不绝于耳。

阿瑞越追越勇,越跑越快,奔跑的牛群被迫向了另外的牛群,另外的牛群立即炸窝,纷纷加入奔跑的队伍。阿瑞在继续,牛群在增大,它们在不断狂奔。

阿瑞还在继续,一个又一个的牛群在汇合,那时,仿佛整个升金湖的牛都被追了出来,它们都在向着远方不停地奔跑。浩瀚的升金湖滩上,阿瑞的叫声尖锐刺耳,牛群的蹄声嘈嘈切切,一群群大雁失魂落魄地飞向天空,在上空盘旋。

我们一个个张着嘴,看呆了。

◆动物世界

一条叫阿瑞的狗

檀长乐

害怕,有几次,几个路过的小朋友被吓得哇哇大哭。

每次我跟小陈练球时,阿瑞总是站在网柱边,眼睛瞄着飞行的羽毛球,毛茸茸的脑袋一下左,一下右,一下左,一下右,那认真劲,好像在担任一场国际比赛的主裁。可它当裁判一点也不公平,只要我一扣杀,它就向我汪汪大叫,那架势好像要冲上来咬我,直到小陈厉声呵斥,它才心有不甘地停下来。但它狗心始终不改,一轮到我扣杀,甚至劈吊,它依然不折不挠地朝我吼。

它最兴奋的时刻是羽毛球落地。无论在场内还是场地外,在羽毛球落地的第一时间,它总是飞也似地抢上前去,将球叼到嘴里,然后一路小跑送给小陈。有时,球挂到网上,它竟然冲着球连续不断地上蹿,做打篮球争球的姿势,想拿球,可惜它太矮了,拿不到。我喜欢在这时候把球摘下来抛到老远,让它撵过去用嘴接,它干这个十拿九稳。

前不久我们一帮球友到升金湖去看鸟,阿瑞也随行了。当我们风尘仆仆跑了七八十公里来到一个叫“白笏”的村庄停车问路时,阿瑞也下了

车。当时它被小陈穿上了棉袄,棉袄的颜色是那种鲜艳的中国红。它一下车,非常兴奋,先是双脚起双脚落地蹦跳,蹦够了跳够了就原地打滚,滚着滚着,在我们背后滚出一串笑声来。我回头一看,只见一位头扎藏青色毛巾的老大娘,左手捧一只堆满青菜的海碗,右手拿一双沾着稀饭的竹筷,竹筷指着阿瑞,说,真好玩,这么小的狗!说完哈哈大笑。笑完后,呼啦啦喝一大口稀饭,接着说,我头一回看到小狗穿衣,穿的就像新媳妇样的!说完又哈哈大笑。我们被她的神态也惹笑了。

老大娘好奇的声音和我们的会意的笑声,引来了许多乡亲,大多是老人和孩子,都捧着碗,在吃早饭。同来的还有三条土狗,体型像狼,一只黑,一只黄,一只白底黑花。阿瑞看见它们,浑身毛发立即竖了起来,它匍匐着,朝着距离最近的黄狗发出低沉的嗷嗷声。黄狗一看,掉头就跑,边跑边昂着头发出挨打一样的叫唤。黄狗一跑,黑狗和花狗也跟着不要命地跑开了。老大娘一看,又笑了,说,乡下这些狗东西真没用,被城里这么小的狗吓掉了魂!